春秋戰國異辭

八

入相於周而作淇奧之詩詩序

詩傳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奧

衛武公飲酒悔過賦賓之初筵詩傳　詩說云衛武公自警之詩

詩序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

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賦懿戒即抑詩　詩傳詩說同詩序以為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之詩

詩說　淫婦為人所棄鄘人述其事以刺之

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作谷風以刺之詩序

詩傳　良婦棄于夫賦谷風

詩說　谷風邶之良婦見棄於夫而作

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故賦有狐以刺之詩序

詩傳　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即齊女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

（疆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　又見韓非子外儲右）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前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史衛世家）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公夫人

渡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元咺立公子瑕）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于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史衛世家約左氏文小異）

成公六年徙濮陽（世本）

七年晉文公卒　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史衛世家）

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史衛世家）

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于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左傳作公孫剽又徐廣云獻公弟焱

殤公立封孫文子林父于宿史衛世家

呂覽愼小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宴公不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黚公子黚乃靈公太子

蒯聵之弟于獻公為曾孫黜字誤

孔叢子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詳左傳成公七年　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禄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殤公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史衛世家約左氏文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于從者而後入柳莊曰柳莊衛太史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以上亦見

衛獻公後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史衛世家

襄公

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史衛世家

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

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
是為靈公史衛世家

靈公

五年朝晉昭公　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
十一年火史衛世家
衛靈公問于史鰌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
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
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

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說苑政理

王孫子　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後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

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與聲子椒舉事同疑即其事而誤也聲子事詳左傳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其德天殺音晒所賦最薄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與許也方正則也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將順于外心莫若和調停于內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

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嬰兒童心好美也無町畦不循法制也無達崖甘處卑污也六句是就而不入妙用之入於無疵此句是和而不出妙用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

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糞也）以蜄盛溺適有蚉䖟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莊子人間世）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擁也人主兼燭一國一人不能

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遂退雍鉏彌子瑕而用司空徇韓子內儲上又韓子難四與國策稍異

韓非子　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徇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之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

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史衛世家

孔子去魯遂適衛靈公三十八年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于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嘗暴匡人

孔子狀類陽虎匡人以甲士圍孔子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五日遂去匡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三十九年史記及家語

琴操　孔子使顏淵執輿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

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孔子仰天而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為戮于天下我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典畧

詩說　蝃蝀衛靈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于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返之已者也說苑政理

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梁一作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招搖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刻一作高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去衛適曹曹人不答乃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因遂至于陳合史記家語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名勇士公孫悄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

我名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
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名勇士何為召儒
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
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仗劍疾呼曰
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
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
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吾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
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

對明日遂行復如陳而孔子年六十矣合史記家語
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
蒯聵與其徒戲陽遫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
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
蒯聵犇宋已而之晉趙氏史衛世家
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郢公少子也字子
南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
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

曰此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史衛世家

班固幽通賦序　衛靈公太子蒯聵好帶劒長一丈公諫乃作短者長一尺公知不可以傳國乃逐之

博物志　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一云不馮其子靈公奪而藏之

出公 出公先立十二年莊公入立

莊公 莊公立三年弑　出公復入立二十一年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

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史衛世家

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

至公

韓子外儲左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為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韓子說林下

司寇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

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耳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

兩甲子矣子思生於孔子未卒之先不應年永如此也據孟子魯穆公之時子柳子思為臣則子思當魯穆公時而孔叢子注衛君為敬公敬公在魯穆公之前蓋子思先仕衛而後仕魯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巳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孔叢子上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孔叢子上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

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孔叢子上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于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于鄙土蓋為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嘗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

氏以姓氏稱禮也

孔叢子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孔叢子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

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漢書　儒家子思二十三篇

孔叢子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人能以智知可知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孔叢子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説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

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孔叢子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衣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

史記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皇覽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說苑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力能任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窕也然疑家有巫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讐也不相受也

一曰衛君至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

懐君

懐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懐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立之

元君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以上史衛世家

列女傳　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事夫人甚謹夫人曰

主君之母不妾事人我無子本當黜得留盡節幸也孺子不改故節吾甚內慙願出居外以時相近吾甚便安妾泣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王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理也處逆而生寧若處順而死將自殺其子泣救不從夫人聞之懼留不出

君角

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

衛叔孫文子問于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稯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說苑反質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說苑尊賢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好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强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吾也因逐之（韓子說林）

宋石魏將也衛君楚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兩旗相望惟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韓子內儲下）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

衛人有夫妻禱者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
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韓子内儲下
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詩人作柏舟詩序詩傳詩
說皆以為康叔憂三監叛之詩
查史衛世家有頃侯當周夷王時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
而弗許作柏舟之詩以絶之詩序衛風有兩栢舟共伯在春秋前當周宣王
時史謂為武公所弑者也然武公
賢主必無其事或別有共伯歟
子貢詩傳　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作

柏舟

申公詩説　衛釐侯在位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欲名之歸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

衛女嫁于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塚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忽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曰雉朝飛　揚雄琴清操

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與同庖不聽衛君使人愬于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衛君知不可奪聽女守志云列女傳此與詩序別

衛君重喪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曰何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于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為

君而不知民之寒孰以我為君于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王孫子

衛有賢女劭王聞其賢請聘之未至王甍劭王不知何指太子曰吾聞齊桓得衛姬霸今衛女賢者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必不我聽聽亦不賢不足取太子不聽遂拘留深宮思歸不得乃援琴而歌作思歸引曲終自縊而死樂府解題

樂羊子妻穀丘人羊子嘗行路得遺金妻曰志士不飲

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以汙行乎羊子乃捐其金游學一年來歸妻因斷織曰夫子績學以成德也若中道而歸何異于是羊子復卒業七年不反妻紡績以養姑兼饋羊子一夕盜至欲犯之遂自刎地志歸德府　樂羊子疑漢人然地志序在宋伯姬之前則春秋時人也

韓非子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

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二